

赵世瑜先生著

历代赋评注

先秦卷

主编 赵世瑜

①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历代赋评注

①

先秦卷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历代赋评注

②

汉代卷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历代赋评注

③

魏晋卷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历代赋评注

④

南北朝卷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历代赋评注

⑤

唐宋元卷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历代赋评注

⑥

明清卷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历代赋评注

⑦

明清卷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本卷评注人员

(按所撰字数多少为序)

杨晓霭 尹占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代赋评注/赵逵夫主编.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2

ISBN 978-7-80752-421-2

I. 历… II. 赵… III. ①赋—注释—中国②赋—文学
评论—中国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2282 号

历 代 赋 评 注 (唐五代卷)

LIDAIFU PINGZHU

赵逵夫 主编

责任编辑 周田青

封面设计 文小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 84122206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20.25

字 数 55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421-2

定 价 450.00 元 (全套 7 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唐五代赋概述	尹占华 (1)
游北山赋并序	王 绩 (1)
尘赋并序	谢 偃 (32)
感旧赋并序	李世民 (38)
麦秋赋应制	许敬宗 (45)
穷鱼赋并序	卢照邻 (49)
荡子从军赋	骆宾王 (52)
青苔赋	杨 炯 (58)
涧底寒松赋并序	王 勃 (64)
瓦松赋并序	崔 融 (67)
麈尾赋并序	陈子昂 (73)
蟾蜍赋	东方虬 (78)
灵台赋	韦承庆 (82)
登长城赋	徐彦伯 (96)
丽色赋	富嘉謨 (108)
江上愁心赋赠赵侍郎	张 说 (113)



长乐花赋并序	苏 颋 (116)
云中古城赋	张 嵩 (122)
美人赋	吕 向 (129)
石 赋	李 邕 (135)
荔枝赋并序	张九龄 (143)
汝州薛家竹亭赋	王泠然 (150)
驾幸温汤赋	刘 瑕 (155)
吊轺道赋并序	王昌龄 (164)
白鹦鹉赋	王 维 (173)
奉和鹞赋并序	高 适 (177)
大鹏赋并序	李 白 (183)
剑阁赋	李 白 (193)
夜闻山寺钟赋	李叔卿 (195)
拔河赋	薛 胜 (200)
温汤御毬赋	阎 宽 (206)
裴将军剑舞赋并序	乔 潭 (213)
登故宜城赋并序	萧颖士 (221)
纸鸢赋	杨 誉 (234)
天狗赋并序	杜 甫 (240)
晴皋鹤唳赋	钱 起 (247)
含元殿赋并序	李 华 (251)
感旧赋并序	岑 参 (291)
梦远游赋并序	独孤及 (302)
茶 赋	顾 况 (312)
梦渴赋	何 讽 (316)
愚公移山赋	丘鸿渐 (321)



林表吴岫微赋	冷 朝 阳 (326)
渥洼马赋	乔 彝 (330)
伤望思台赋	陆 贽 (335)
蟋蟀鸣西堂赋	张 随 (339)
出门赋	欧阳詹 (343)
铸剑戟为农器赋	裴 度 (349)
登天坛山望海日初出赋	王 起 (354)
墨池赋	王 起 (360)
蒙泉赋	李 程 (365)
闵己赋	韩 愈 (369)
别知赋	韩 愈 (373)
反舌无声赋	张仲素 (376)
山阳城赋并序	刘禹锡 (381)
秋声赋并序	刘禹锡 (386)
由鹿赋并序	吕 温 (391)
鸡距笔赋	白居易 (398)
赋 赋	白居易 (404)
寒松赋	李 绅 (409)
瓶 赋	柳宗元 (412)
梦归赋	柳宗元 (415)
囚山赋	柳宗元 (420)
幽怀赋并序	李 翱 (423)
滤水罗赋	白行简 (427)
醉赋并序	皇甫湜 (432)
秋云似罗赋	侯 喜 (438)
观兵部马射赋	元 稹 (442)



太阿如秋水赋	贾 鍊 (448)
华山赋并序	杨敬之 (453)
牡丹赋并序	舒元與 (461)
姮娥奔月赋	蒋 防 (468)
欹器赋并序	李德裕 (473)
大孤山赋并序	李德裕 (477)
梦游仙赋并序	沈亚之 (481)
息夫人不言赋	白敏中 (485)
阿房宫赋	杜 牧 (490)
晚晴赋并序	杜 牧 (495)
越裳献白雉赋	谢 观 (498)
虱 赋	李商隐 (503)
三怪物赋	李商隐 (505)
湖南观双柘枝舞赋	卢 肇 (510)
大明宫赋	孙 樵 (519)
渔父辞剑赋	宋 言 (526)
玄宗幸西凉府观灯赋	王 棨 (531)
江南春赋	王 棨 (536)
登吴岳赋	周 鍼 (541)
梦舞钟馗赋	周 繇 (546)
渔父歌沧浪赋	何 蠲 (552)
秋虫赋并序	罗 隐 (556)
后雪赋	罗 隐 (558)
杞菊赋并序	陆龟蒙 (561)
蚕赋并序	陆龟蒙 (564)
霍山赋并序	皮日休 (566)



桃花赋并序	皮日休 (573)
春愁赋	司空图 (579)
明皇回驾经马嵬赋	黄滔 (584)
馆娃宫赋	黄滔 (591)
勾践进西施赋	徐寅 (596)
水轮赋	陈章 (602)
炼石补天賦	阙名 (609)
七夕賦	阙名 (614)
晏子賦	阙名 (620)



唐五代赋概述

尹占华

—

唐赋在文学史上的名气远不如诗和散文，这也难怪，因为自唐始，赋已不在文学舞台上充当主要角色了，其退居一隅也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后人对唐赋的评价也大相径庭。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首倡“唐无赋”说，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亦云：“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然反对者亦不乏其人，袁宏道《与江进之》论赋云：“唐赋最明白简易，至苏子瞻直文耳。然赋体日变，赋心亦工，古不可优，今不可劣。”（《袁宏道集》卷一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则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其实，褒之者也好，贬之者也好，都是后人对唐赋的评价，唐人自己却是十分重视赋的，无论诗人还是散文家，无不善赋，就是明证。盖赋这种文学形式，最能显示一代之文化气象与文士才学。平心而论，唐赋无论在艺术表现手法还是在形式的创新上都取得了极大成就，比汉魏六朝更上一层楼，宋元赋便皆承继唐赋



而来。从整个赋史长河中来看，唐赋处于发展变化的转折时期。赋本来就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唐人之赋求新求变，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或向诗、或向散文的双向靠拢，对于赋体文学来说，这既是一种开拓扩展，又是一种离心异化，因而使唐赋呈现出与前代之赋截然不同的面貌。因此，后人对唐赋的不同评价，也就毫不奇怪了。

汉代有献赋制度，以辞赋入仕者颇有其人，班固《两都赋序》：“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风气至唐不衰。《旧唐书·文苑传上·杨炯》载：“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孟兰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孟兰盆赋》，词甚雅丽。”又《徐彦伯传》载：“景龙三年，中宗亲拜南郊，彦伯作《南郊赋》以献，辞甚典美。”杜甫亦于天宝十载向玄宗献《三大礼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新唐书·文艺传中·杜甫》）。他们都是把献赋当作仕宦的捷径。善作赋者确实可以使自己声名大噪，从而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打下坚实的基础。《旧唐书·文苑传上·谢偃》载：“偃尝为《尘》《影》二赋，甚工，太宗闻而召见，自制赋序，言‘区宇义安，功德茂盛’，令其为赋。偃奉诏撰成，名曰《述圣赋》，赐彩数十匹。”又《文苑传中·孙逖》：“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谒雍州长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为《土花炉赋》，逖握翰即成，词理典赡，日用览之骇然，遂为忘年之交，以是价誉益重。”《唐诗纪事》卷二〇：“（陶）翰，润州人，开元中为礼部员外郎，以《冰壶赋》得名。”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何涓，湘南人也，业辞，尝为《潇湘赋》，天下传写。”《旧五代史·唐书三十四·李琪传》：“琪年十八，袖赋一轴谒（李）谿，谿览赋惊异，倒屣迎门，出琪《调哑钟》《捧日》等赋，谓琪曰：‘余尝患近年文士辞赋，皆数句之后，未见赋题，’



吾子入句见题，偶属典丽，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举进士第。”又《周书二十二·扈载传》：“载因游相国寺，见庭竹可爱，作《碧鲜赋》题其壁。世宗闻之，遣小黄门就壁录之，览而称善，因拜水部员外郎知制诰。”如此，唐赋作者之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心雕龙·诠赋》云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在唐赋中，托物写志的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初唐四杰便较多此类赋，如王勃《涧底寒松赋》、杨炯《幽兰赋》，四杰之外如崔融《瓦松赋》等，便皆是，反映了这一批地位较低的文人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要求。另外如李百药《鹦鹉赋》、宋璟《梅花赋》、苏颋《长乐花赋》、张九龄《荔枝赋》、李白《大鹏赋》、高适《鹞赋》、杜甫《雕赋》《天狗赋》、李绅《寒松赋》、舒元舆《牡丹赋》、武少仪《相马赋》、皮日休《桃花赋》等，借赋花木鸟兽，或寄意于此，或托意于彼，寓意虽有不同，手法却是一致的。但到后来，有些赋物之作便由写志转向讽刺世事，其锋芒渐渐显露。萧颖士《伐樱桃树赋》将樱桃树看作李林甫，对其口诛笔伐。柳宗元的这类辞赋就更多了，《骂尸虫文》《憎王孙文》《宥蝮蛇文》，寓言寄讽，言词激越。这与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连年被贬逐在外，心情愤懑有关。晚唐随着唐朝统治的江河日下，托物寓讽之作的揭露性、批判性更强，如李商隐《虱赋》《蝎赋》，陆龟蒙《蚕赋》《后虱赋》，罗隐《秋虫赋》《后雪赋》，皆发前人所未发，更是锋芒毕露。讽刺与讽谕不同，前者主批判，后者主规劝。赋物以讽刺唐以前也有，如曹植《蝙蝠赋》、阮籍《猕猴赋》，但极少。唐人的此类赋揭露社会丑恶现象之众多，见解之深刻，批判之有力，是唐以前所不及的。当然也有一些赋立意不甚高远，反映了作者偏执或狂妄、躁急的性格。萧颖士《伐樱桃树赋》犹以国家安危以警玄宗，据《新唐书·文艺传中》



萧颖士》载：“宰相李林甫欲见之，颖士方父丧，不诣。林甫尝至故人舍邀颖士，颖士前往，哭门内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吊乃去。怒其不下己，调广陵参军事。颖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樱桃树赋》……以讥林甫云，君子恨其褊。”其中无疑带有泄私愤的因素在内。范摅《云溪友议》卷七载平曾游西川谒节使李固言，“遂献《雪山赋》一首，言雪山虽兹洁白之状，叠嶂攒峰，夏日清寒，而无草木华茂，为人采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废其庠序也。相公读赋，命推出曾。曾不逾旬，又献《鲙鲙鱼赋》，言此鱼触物而怒，翻身上波，为鸱鸢所获，奈魴魩之何。”又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载：“皮日休曾谒归融尚书不见，因撰《夹蛇龟赋》，讥其不出头也。而归氏子亦撰《皮靴鞋赋》，递相谤诮。”这些纯是为了个人恩怨，虽讥讽亦无甚可取了。

再看抒情之赋。这类赋已突破了体物言志的框架，自魏晋南北朝开始流行以来，至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形式与风格多样，反映的思想感情之复杂丰富，都超越了前人。如王绩《游北山赋》、王勃《春思赋》、骆宾王《荡子从军赋》、卢照邻《五悲文》《释疾文》、李白《惜馀春赋》《悲清秋赋》、岑参《感旧赋》、韩愈《复至赋》《闵己赋》、柳宗元《解崇赋》《惩咎赋》《梦归赋》、刘禹锡《谪九年赋》《秋声赋》、李翱《幽怀赋》、杜牧《晚晴赋》、陆龟蒙《幽居赋》、司空图《春愁赋》等，有的从容不迫，有的深沉悲郁，有的冷峻峭拔，有的清新淡雅，颇为洋洋可观。可见与诗歌一样，赋在唐代已成为抒情文学中的重要一体。赋由《骚》出，前人多已云之。汉代赋家但取铺张扬厉之意，以至丧失了骚人之情。魏晋人孕育新制，开启唐风。唐赋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发扬了赋的抒情性，《骚》之本意重新得到彰显。严羽说：“唐人唯柳子厚深得《骚》学”（《沧浪诗话·诗品》）；祝尧说：“唯韩、柳诸古赋，一以



《骚》为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古赋辨体》卷七）；刘熙载说：“韩昌黎《复志赋》、李习之《幽怀赋》，皆有得于《骚》之波澜而异其迹象”（《艺概·赋概》），说的正是这种情况。诗与赋其实都离不开情，《艺概·赋概》：“赋无非诗，诗不皆赋……赋，诗之铺张者也”，是说赋是铺张性的诗；李调元则云唐赋“雅善言情”（《赋话》卷五），并非虚语。

歌功颂德也是唐赋的一大内容，但这类内容无甚可取。王士禛曾批评杜甫说：“杜甫《进封西岳赋表》有云‘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按《旧书纪》……右相杨国忠守司空。杜所谓元弼司空，谓国忠也……而甫独引《大雅》甫申之词以谀之，可谓无耻。”（《池北偶谈》卷一九）这类赋内容不出颂祥瑞、述功德，如潘炎《日抱戴赋》序所云：“景龙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皇帝初临上党，日抱戴，皇天告符，微臣颂之。”著名政治家如张说、陆贽、裴度等，都有不少这类作品。律赋为试体赋，故于律赋中此类尤多，如钱起、房玄颖、房宽的《泰阶六符赋》，郑锡、乔琛的《日中有王字赋》，张叔良、崔淙的《五星同色赋》等都是。李程贞元十二年举进士，试《日五色赋》，被擢为状元。赋首云：“德动天鉴，祥开日华”，破题便将赋日与颂圣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隐以日喻君，已落重收，自不奇怪（见《唐摭言》卷八）。大历十四年独孤绶《放驯象赋》特得德宗赏识，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二头，德宗即位，悉令放之，独孤绶赋曰：“化之式孚，则必受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所谓“不辱其受献，不伤放弃”，两全美之，十分得体（见苏鹗《杜阳杂编》卷上）。朝廷既以赋取士，文士自然趋之若鹜。刘秩《选举论》曾批评说：“谓善赋者廊庙之人，雕虫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负，上以此选才，上下相蒙，持此为业，虽名重于当时，而不达于从政。”（《全唐文》卷三七二）有些



献赋也微有讽谕之意，如郑紫《开天传信记》载：“天宝初，上游幸华清宫，有刘朝霞者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述德云：‘直攫得盘古髓，掐得女娲瓢，遮莫你古时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上顾曰：‘真穷薄人也！’遂授以宫卫佐而止焉。”有些赋如乔潭《裴将军剑舞赋》、薛胜《拔河赋》、胡嘉隐《绳伎赋》、阎宽《温汤御毬赋》、王邕《勤政楼花竿赋》、敬括《季秋朝宴观内人马伎赋》、无名氏《舞马赋》等，皆写唐玄宗时的宴游逸乐，以显示所谓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然而曾几何时，大乱骤起，可见这种盛世景象的虚伪。这些赋描写了各种歌舞、杂技或体育活动的场面，颇为精彩生动，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也是对于赋体文学题材上的开拓。至于晚唐公乘亿所作《复河湟赋》，虽亦为“颂”体，写的却是现实中重大政治事件，其题材内容为唐赋中所仅见。安史乱后，河西陇右之地尽归吐蕃，宣宗大中三年吐蕃内乱，陇右民众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七关来归，《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大中三年八月乙酉，“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己丑，上御延喜门楼见之，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白敏中、魏扶、崔铉、马植、杜牧、张祜皆有诗咏其事，公乘亿之赋也是写的此事。可惜此赋《文苑英华》所载有所缺蚀，仅存后面一小部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人们有理由非难唐赋中现实主义之作太少，的确，与唐诗相比，唐赋中反映社会现实以及民生疾苦的作品几乎没有。但并不是没有针砭现实之作，只不过大多不采取直接的形式，而是迂回曲折、寓言假托。《旧唐书·文苑传中·刘允济》：“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新唐书·韦承庆传》：“仪凤中诏太子监国，太子稍嗜声色、兴土功……承庆尝谓人所以扰浊浮躁，本之于心，乃著《灵台赋》，讥揣当世。”白居易

《上阳白发人》自注说：“天宝末，有密采艳色者，当时号为花鸟使，吕向献《美人赋》以讽之。”杜牧《上知己文章启》：“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这些赋都是极有现实意义的。古代赋家也很重视赋的讽谏作用，只不过因其辞藻侈丽，使人们容易忽视它的规诫之意。《史记·司马相如传论》：“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汉书·扬雄传》：“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唐代赋家为了克服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之间的矛盾，大多采取了一些办法。李华《吊古战场文》为针对玄宗后期的开边战争之作，遂极力渲染战场的凄惨与恐怖，以揭示战争的残酷性，与李白《战城南》、杜甫《兵车行》同一主旨。元结《说楚何荒王赋》《说楚何惑王赋》《说楚何悞王赋》则托以寓言，“荒”谓荒于宫室游乐，“惑”谓惑于女色声伎，“悞”谓好大喜功、劳民伤财，意在总结玄宗后期导致祸乱的教训，告诫后来的君主切莫重蹈天宝覆辙。柳宗元《愈膏肓疾赋》，以治病喻治国，假设医缓与忠臣的对话，相信“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匡扶，而忠义之心，岂膏肓之所羁绊”，强调任人以忠良的重要。上述赋作讽谕之意十分明显。杜牧《阿房宫赋》最后一段散文形式的议论，更是将作赋之意点明。我们看到，唐赋中的登临之作，也大多不是单纯抒情怀古，其现实感也是很强的。萧颖士《登故宜城赋》作于安史之乱后期，作者面对动乱的现实，反思历史的是非，颇有历史的沉重感与责任感，可与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之诗相提并论。其他如徐彦伯《登长城赋》旨在“恤民安边”；陆惨《长城赋》说“去仁义、积土石，非城也，是曰祸之门，是曰灭之根”；刘禹锡《山阳城赋》序云“盖悯汉也”，意在说明“桓灵之欲，纵心于昏”，导致了东汉灭亡；杨敬之《华山赋》



不相信天子封禅可使身长生、国长存，“盛气臭、夸金玉，取薪以燔，积灰如封，天下怠矣”。这些作品鉴戒之意甚明，早已不是“劝百讽一”，是唐代赋家有意加强赋的讽谏作用的结果。

唐代大赋亦不乏作者，班固说赋“兴废继绝，润色鸿业”（《两都赋序》），盖大赋最能呈示一代之文化气象。唐人大赋亦首重“体国经野，义上光大”（《文心雕龙·诠赋》），然也颇有创新。杨炯《浑天赋》对天象的综合描写，颇见他在天文方面的学识。《南部新书》卷己云杨炯“最深于宣夜之学，故作《老人星赋》尤佳”；《赋格》说：“扬炯《浑天赋》有名，后两段袭用《天问》，微嫌弩末。”（《全唐文记事》卷六七引）祝尧评李白《明堂赋》说：“太白《明堂赋》从司马、扬、班诸赋来，气豪辞艳，疑若过之，论其体格，则不及远甚。盖汉赋体未甚俳，而此篇与《大猎赋》，则悦于时而俳甚矣。”（《古赋辨体》卷七）可见李白大赋已不同于汉，其俳偶的成分比汉赋浓重得多了。宫殿大赋当推李华《含元殿赋》最为突出，萧颖士目之“《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唐摭言》卷七）。王说《唐语林》卷二载萧颖士、贾至皆颇赞赏此赋，但萧、贾所举皆骈句，而李华自己所得意者乃汉赋句法，这从侧面告诉我们李华此赋也是汉赋与南朝骈赋的结合。晚唐卢肇亦擅大赋，其《海潮赋》自称费时二十馀年，盖仿木华《海赋》之作。卢赋欲借赋体阐明潮水涨落的科学道理，不失为一种尝试，虽然其中说理有错误之处，如沈括便批评说：“卢肇论海潮，以谓日出没所激而成，此极无理”（《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上）；杨慎亦讥其“不曾海上游行”（《丹铅总录》卷二）。李庾《东都》《西都》两赋，为模拟班固、张衡之作，欲“闻古而知今”，意在垂诫，与专事夸饰者不同。唐代大赋虽间有创新，然大赋已非作赋的主流，成就不高。此种赋篇幅巨大，语句艰涩，流传不广，也是情理中事。《本事诗·惩咎第六》

载：“范阳卢献卿，大中中举进士，词藻为同流所推。作《愍征赋》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今谏议大夫司空图为注之。”司空图《注愍征赋述》及《后述》皆在，其中给予《愍征赋》以极高的评价，至云“吾知后之作者，有呕血不能逮之者矣”（《注愍征赋后述》），原赋却佚而不存，真是一大讽刺。

二

赋的主要艺术手段是铺述，《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语：“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扬雄则将赋分为两类：“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卷二），二者虽有不同，却都有“丽”的特征；刘熙载也说“赋声情少而辞情多”（《艺概·赋概》）。可见赋以铺张描述为其主要艺术手法，以文辞侈丽为主要特征。汉大赋甚多名物的罗列与词藻的堆砌，夸张扬厉，不合实际，此一点颇为后人诟病。晋左思《三都赋》、木华《海赋》、郭璞《江赋》，虽仍未离罗列名物，但已不满足于以这种简单的方法来表现事物，已尽量追求形象与传神，竭力欲把景物与情意融而为一。唐人赋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描述为主，同时采用多种修辞手段，气势与情韵皆长，才力与技巧并重，总的来说虽不离铺陈与藻饰，形象却生动得多了。如徐彦伯《登长城赋》，其中一段凭吊与长城有关的古人，列举韩信、李陵、王昭君、蔡文姬、赵王、马融、卫青、张辽、苏武、张骞等，纵览古今，慷慨抒怀，正是托史以言情之需。再如杨敬之《华山赋》“掌掌而掌，峨峨而莲”以下连用比喻描状华山的形状；舒元舆《牡丹赋》“赤者如日，白者如月”以下，连用十八个比喻，“或的的腾秀，或亭亭露奇”以